



一個中國人眼光中的蘇聯

毛起鵬

(蘇聯通訊)

有計劃總比沒有計劃的好；能說大話而其能埋頭幹的總比放空砲有用。我來蘇聯已相近兩月了。本來不想寫什麼印象記一類的文字，可是「理想」和「事實」、「耳聞」和「目睹」在我腦筋中起了爭戰，我覺得有寫的的必要。孟子有云：「則見而知之。」我是多少贊成這一句話的。在未來蘇聯以前我腦筋中所想像的蘇聯是一個稀奇古怪不可思議的國家，至少從報紙或平日所看的書中可以這樣相信。既來蘇聯之後，我所得的印象是既不稀奇又不古怪，既不怎樣壞，又不怎樣好；雖然比中國情形為佳，但是這種國家還夠不上「理想的」這幾個字。更不能說他有了不起的成功，我們只可以說他是在前進，在努力掙扎，處處求進步，勉力做一個「近代國家」的形式罷了。

95889
在我剛剛乘俄船義勇號(Bersei Kirot)向俄土進行的時候，船中自上船主，下至水手，所給與我的印象是「窮苦」二字，國家有了錢，人民就得苦，這是俄國的唯一現象。一件沒有布面子的皮外套就拿來禦

寒，除了黑麵包牛肉湯之外，再也吃不到什麼。船上的水手看見我們拿出罐頭食品以及水菓一類的東西，未有不垂涎欲滴。這種現象還算好，一到了莫斯科，情形又覺得兩樣，我因為到的日子淺，當然不敢妄加置議，但是有一點使我覺得奇怪的就是每天清晨，在大街的一隅或小巷的盡頭，有一般從鄉下來的農民，拿着整瓶的牛乳，私自和人家換得麵包，這是為什麼？我敢說：這就是蘇聯農民辛苦終日，不得一飽，而出此下策的明證。蘇聯的糧食本來就感受缺乏，自從收歸公有，農業集團化之後，利益直接屬於國家，農民有所得報酬不償勞力代價之苦，自覺自身的利益有限，當然不能十分盡力，而糧食之缺乏，麵包之不夠分配，便不可諱言之事實，所以我可以說蘇聯人民是處在一種有得麵包吃的狀態中，至於是否能吃得飽與否，實非我所能知道的了。蘇聯在革命以前就好比一碗水，一個人喝，別的人看。在革命以後，這碗水大家都有得喝，而是否大家喝了都能解渴，卻是另一問題。

95890

蘇聯雖然是共產主義的國家，然而他的經濟生活的基礎，仍不能不和其他資本主義一樣，建築在金錢上，這一點使我十分懷疑。我自來蘇聯之後，感覺不到我的經濟生活有什麼改變，從一個不像資本主義的國家和不實行共產主義的中國跑到世界聞名唯一的共產主義國家來，仍然一樣要拿錢買東西，沒有錢做媒介物，百物的交換，仍無所施其技。所以自命為創造新經濟基礎的蘇聯，還脫不了這個圈套，雖然史達林的理論上可以說蘇聯一國也可以單獨的實行社會主義，然而目下政策之妥協與緩進，在革命之初恐怕沒有料想得到吧！

蘇聯從各方面來看，除了一切的東西，國家為所有者，人民為享受者之外，其個人的經濟生活，與資本主義國家初無二致。今日中國一般人士之妄解共產主義者，每以為共產主義實行之後，什麼東西，都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實在是太笑話。沒有努力的代價，麵包是決不會進嘴的。在西伯利亞鐵道的沿途車站，或者是在莫斯科的馬路上，常常看見有乞丐伸手討錢。我初次看到這種情形，使我感到奇怪，因為蘇聯這個國家，自從實行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後，就宣佈全世界說蘇聯沒有一個失業的人，而今竟有此項寄生蟲階級的存在，實在是一種矛盾的現象。後來一再打聽，原來這一般乞丐，並不是沒有機會做工，而是自己不願意做，自己懶得做工，蘇聯政府對這一般人，竟無法可想，沒有積極的辦法對付，只是消極的鼓勵人民不要施捨任何錢財給他們，共產黨員看見乞丐，是從來「不給一文」的。可見現在的蘇聯已經造成

一種社會輿論和風氣鄙視游浪階級了。不過這僅是對少壯的乞丐如此，至於對年幼的和年老的乞丐，如何處置，我到現在還沒曉得，當然不敢亂說。所以一個人要是偷懶，到蘇聯來是絕對沒有飯吃的。

在蘇聯努力的代價，並不一律，是以人才為標準的。一個沒有經驗和缺乏技藝的工人通常可以得到一百盧布一月，熟練的工人就可以得到二三百，若是一個工程師便可以得到七八百甚至上千。然而得三百和得八百盧布的人，其生活程度對於得一百盧布的人，相差並不分懸殊，因凡一物的價值的高低是以一人薪水的多寡為比例而有差異的。同一個式樣的住宅，工人只出三個盧布一月，而得三百以及八百的就得按照一人的生活程度增加，惟所增加的數目，並非比例的增加，是按一個人的消費項而劃分的。這一點就是蘇聯節制私人資本，求其平均的辦法，也就是優待人才的道理。

中略

不過有一點我認為新奇的就是普通一般蘇聯人民頗有拜金的熱狂，蘇聯的人民最希望有點外國錢，好到國家開的 Torgsin 商店裏去買東西。所謂 Torgsin 是蘇聯國家開的一種專以外國錢買賣的商店，此項商店的貨品較普通商店為優，蘇聯人民很少有外國錢，一有外國錢便向 Torgsin 送，甚至把自己寶藏的東西押在 Torgsin 裏化着外國錢使用，他們總覺得由 Torgsin 買來的東西總是好的，

所以假如 Torgsin 不是俄國國家所開，這一筆漏卮，實在不小，而蘇聯人民之拜金狂於此可見一般。

中國一般普通人民以為蘇聯共產倒也罷了，其妻實在不是人做的事，按照蘇聯的法律，結婚離婚都可以隨便，只要經過註冊或撤銷註冊的手續就可以實行，所以照這個法律行事，一個男人就可以討幾十個老婆，一個女子就可以嫁幾十個漢子。而且要離婚的時候不必經雙方同意，只要一方面提出，就能實行。這是多麼便利的事？聽說在一年前發生了一件極滑稽的事體，有一男一女雙雙的跑到結婚的登記處註冊，剛剛註好了冊，跑出登記處就吵翻了，馬上折回來聲請撤銷註冊。再跑出去，又和好了，又重行註冊。這種事體，至少中國人聽了，有點覺得「終身大事，何以如此草率」的風味。這固然是事實，然而卻並不是如此簡單，因為人究竟不是畜牲，蘇聯國家的法律雖如此規則，人民固可以按照法律行事，毫無障礙，而社會的道德和社會的輿論卻不容如此，是有相當的制裁的。假如一個人一連離了幾次婚，就有一種社會的力量來制裁他，如同工廠的工人全體開一個會，叫他聲明屢次離婚的理由，或者使他和社會隔離，大家不和他講話，更有較切實的辦法便自從一個待遇好的地位降至待遇苦而工作繁忙的地位之類。所以在蘇聯，離

婚的事體於無形之中，從法律之外，是有一種制裁的力的，離婚之事實，在蘇聯固然是司空見慣，而「白頭偕老」的夫婦卻並不是沒有。

就現在蘇聯的情形而論，我不敢說共產主義是成功，他之成功與否也許是將來的問題。但就大體上講，蘇聯自實行五年計劃之後，較帝俄時代，已經跑前了一百年。從一個農業落後的國家，成為工業化，而能獨樹一幟於世界，實非偶然所能奏效的，雖然說從各種報告中看到種種的統計如煤之產額由世界第六位跳到第三位，銅鐵的產額由世界第六位跳到第二位，煤油的產量由第三位跳到第二位，電氣事業由第八位跳到第三位等類，還是比不上歐美，但與帝俄時代比較，實有「非同日而語」之感，所以在蘇聯對我刺激最深的是：（一）政權統一（二）領袖清明（三）人才集中（四）有計劃（五）有毅力諸點，因為上述五點便是構成蘇聯成功的要素。蘇聯到現在還是一個窮國家，但因為有計劃，能實事求是，所以敢說大話，歐美各國不敢正眼相看，蘇聯因為自認自己的國家落後，纔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纔會走路便不得不拚命學跑，中國其將如何？惟有我們自省吧！

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於莫斯科

